



# 西乡菜茧子

□ 张松元

时近冬至,西干河的水变得更清、更急,一浪接着一浪,冷冷地拍打着河岸,泠泠作响。

冬至,是我们盐城西乡的一个重要节气,有“大冬大似年”的说法。冬至的前一天为“小冬”,冬至日这一天则为“大冬”。小冬,吃过午饭后,母亲就要包过冬的“菜茧子”了。那菜茧子外皮白白的,中间鼓鼓的,两头略尖,形似蚕茧。冬至日吃菜茧子,是为了祝愿一家老小在冬天能身体健康、无病无灾。故“大冬”这天,村里家家户户都要吃菜茧子。

包菜茧子,先要做菜馅,把肉、香干切成细丁,青菜切碎,中午没有吃完的豆腐切碎,还要加上一些虾皮,淋上菜籽油,当然最好是猪油,在热锅里炒熟了,去除多余的汤水,再用筷子拌一拌,等待冷却。

之后,母亲会在一个大大的面盆里放上好几

斤糯米粉,倒进热水,边倒边搅拌,再使劲揉搓,变成了一块面团。母亲先要揉一个大汤圆,然后压得扁扁的,有小碗口大,用调羹舀上几勺菜馅放在中间,再从边上轻轻捏起。捏菜茧子,是个技术活。我也曾捏过,不是捏破了皮,就是把菜馅的油捏漏出来。母亲的技术很好,她包的菜茧子像个大大的蚕茧,中间鼓鼓的,两头尖尖的,面皮细滑,静静地躺在竹筛里。

直到大冬的早上,母亲烧开水,把菜茧子放进锅里,用文火慢地,切不可用大火,大火会让菜茧子与锅底粘在一起。文火让菜茧子慢慢起身,在水中荡漾,好似一群鲫鱼,浮游水中,锅盖热气蒸腾,糯香缭绕一屋。这也许就是西乡大冬日的烟火气息,是幸福的气息,也是母亲的味道。

菜茧子要烧透,大约需要半个钟头,否则会夹生

的,故需要在锅里“养”上几分钟才行。

等菜茧子熟了之后,母亲盛上来,因为包得大大,一碗只能放得下一个。吃菜茧子,不需要蘸醋、大蒜、香油之类的,只要把碗里的热汤喝上几口,润润喉咙,然后不急不忙地从一头轻轻咬上一口,一半糯米皮,一半馅料,咸淡可口,软软糯糯,肉的味道、青菜的味道,还有豆腐、虾米、香干的,都混和在一起,好吃极了!当然菜茧子也不能多吃,一两个为宜,多了,胃就会撑着了。

如今,我们也成家了,像鸟一样筑了“新巢”。老家只有老母亲一人,她知道我们都喜欢吃菜茧子,总会在冬至里多包一些,用保鲜膜裹着,叫我们回去拿,放在冰箱里,想吃时就能吃到。

菜茧子,是西乡冬至美食,温暖于舌尖,留下的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

# 冬至已至

□ 乔兆军

又是一年冬至将至,阳光无遮无拦地洒满了我的院子,暖得像柔软的棉被。“十一月,终藏之气,至此而极也。”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如此解“冬至”,阴至极而阳复始,果然至寒至暖呢。我坐在院中,一身阳光,一杯茶,一卷书,就陶陶然地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,好一个安适的闲冬!

冬至来了,也就进入了数九寒冬,天气一天比一天冷。此时的树,最为恬静素朴,薄薄的阳光照在树身上,影子便投射在地面上,枝丫交错,与村庄、河流、田野一道,组成最古朴的风景。

我家阳台上的两盆菊,每年从秋到冬,一口气开很长时间。冬至前后,我将花盆移到室内,阳光透过玻璃窗天天给它们取暖,菊花也就泼辣辣地一直开着,花瓣层层叠叠,像小女孩弯曲的发髻,隽秀素雅。望着它们,满眼生意盎然。

“冬至饺子夏至面”。冬至至暖是团圆,一家人团团围坐,炖萝卜吃饺子,闲话一年喜乐,亲情温馨充盈心间。这个时节,可别落了酒啊,新酿的黄酒,放在火炉上烫热,一股子暖香,喝下去,胃也暖了,脸也烫了,笑里都是酒韵。父母眼里藏着怜爱,小孩嘴角露着调皮,新妇含俏如春,青年神采英拔。冬至就该是这般和合圆满的模样。

若有雪更好呀,银装素裹的大地没有一丝杂质。树们静止不动,仿佛老僧打坐入定。老屋旁有几树腊梅,伶伶俐俐地开了,在雪地里灼灼其华。蕊寒香冷蝶难来,但还是可以去踏雪寻梅的,多有雅兴的事。雪天里,还可以去看朋友。远处咯吱咯吱传来,那是靴子踩雪的声音,空灵如诗。主人“吱呀”一声打开门,友人染一身风雪而来,却携尽世间美好!

俗话说“冬至进补,来年打虎”,冬至前后是冬季进补的最佳时期。在寒冷的冬日里,有的放矢地吃些助五脏、和气血、潜阴阳的食品,补益身体,以求来年精神抖擞、身强体壮,同时也要多吃新鲜蔬菜以避免维生素的缺乏……在这个萧条清冷的时节里,就更应该对自己好点。

冬至是一年中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,过了冬至,白天逐渐变长。尽管天气依然寒冷,但阳气已开始上升,春天已长出了嫩嫩的芽儿,眨一眨眼,她就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呢!



# 从前冷

□ 顾仁洋

“从前啊,没有空调,没有取暖器,也没有电热毯,有的是白汪汪的水田,西北风一吼,冬天是真正的冷。”我学着庄上江山爹爹的口气,摸摸只有胡渣没有胡须垂下的下巴,和孩子们聊起我们小时候是如何过冬天的。

从前吧,其实也不算远,也就四五十年的光景,那时候我们还都是十岁左右的孩童。

那会儿,我们假日的早晨是从东山墙外开启的。睡足了懒觉,太阳完全出来的时候,我们才不情不愿地爬出经过一夜才终于有了热气的暖被窝,套上式样都差不多又单薄的棉袄、棉裤和棉鞋,挤挤挨挨团在冬阳暖照的墙边。妇女们拉个长凳做针线活,大多一手拿针在头上划拉一下,另一手套着鞋底,仿佛岁月也在针线里游走了。满肚子故事的江山爹爹被困在中间,《隋唐英雄传》《七侠五义》《杨家将》……他的演义故事一套一套,精彩纷呈。

听到全神贯注时,就忘了擦冻得流下的鼻涕。有接了家长训斥的,就赶紧悄不溜地抬起袖口顺手一抹,本已光亮的袖口便又“厚”了一层。也不一定全怪穿棉袄的孩子不爱干净,“新老大、旧老二,补补纳纳把老三”,谁晓得穿在身上的棉袄棉裤已经换了几个小主人了呢。

孩子们玩耍时就会忘记寒冷,在游戏里既能寻找快乐,又可以数九隆冬的冷悄悄溜走。男孩子的游戏项目多一点:拍烟标(香烟壳)、拍火花(火柴壳上的贴画),谁先把双方折叠成三角的烟标,和四方的火花都拍反过来,就获得对方的烟标火花;滚铁环、抽“黄牛”,比的是耐力和时长,看谁的铁环滚得远,“黄牛”抽的次数多、旋转时间长;滚玻璃球、打瓶盖子,靠的是技巧,要率先“进江”(地上的圆塘),获得攻击和打败他人玻璃球和瓶盖的优先权;也有胆大的玩弹弓、玩洋火枪,或是单腿独立盘起另一只腿“斗公鸡”的,谁盘着的腿被攻击落了地,就得认输。女孩子们的戏往往比较文静秀气,跳绳、格房子、丢沙包、踢毽子。男生女生一起玩时,可以玩躲猫猫、老鹰抓小鸡等游戏。

但不管什么游戏,玩具都不花钱。男孩子的烟标、火花、玻璃球、瓶盖子都是捡拾收集的,铁环自找铁丝圈绕,“黄牛”是跟木匠要的边角料自己刻的,弹弓和洋火枪是到修车铺里找车轮上的钢条做的;女孩子的沙包是自己用布角料装上砂石缝的,毽子则是找个铜钱和几根野鸡毛用布一包就成。格房子更简单,用瓦片在地上画上格子,再将瓦片背身扔入格内,单腿格步开始游戏。那时候,还没有电视,更没有手机,小孩子闲下来时,就用这些简单又不花钱的游戏打发寒冷的时光。

围炉夜话是度过漫长冬夜最美妙不过的事情了。铜炉是祖辈们的,傍晚时,炉腔内就铺上了锯木屑、炭条和草木灰。晚饭后我们争着把红通通满是冻疮的小手,搁置在铜炉满是麻眼的盖子上。逢到大人们高兴,会给我们煮一小捧黄豆、蚕豆、玉米粒什么的,在炉灰上铺张纸,用枝条翻来覆去“炒”,一会儿,“噼噼”地炸开来,乐得我们手舞足蹈,爆米花真正如花般盛开了在我们的笑口中。我们争着和祖辈同睡,只为有铜炉可以取暖。没有铜炉时,父母就另想办法,用瓦盆替代,虽然瓦盆不影响取暖和炸豆,但放入被窝到底要格外小心,不能熏燎着棉被。

从前的冷,冷在经济欠发达上,冷在物质匮乏上,冷在缺衣少食上,现时的衣食住行与那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。但那时,晒晒太阳、顽皮打闹,甚至铜炉上炸出的几粒爆米花,一样能温暖我们全身,陪伴我们抵御从前的冷。



# 在水一方

王梓涵摄

# 年底的村庄

□ 鲍海英

过了冬至,年底就到了,这个时候,正是数九寒冬、寒风凛冽、冰河封冻,村庄也会变得疏朗起来。这时,你若留心,便会发现树木早已脱尽了它的枯叶,只剩下一些瘦弱的枝。

村庄里的年轻人,都外出打工了,虽说到了年底,但还没有回家,村里只剩下一些老人。没有年轻人的村庄,显得格外静,这种静,像冬天的阳光一样,安静地落在家家户户的庭院中。

晴好的日子,常常早饭后、午饭后,村里的老人会拿上脚凳,到村中的十字街口晒太阳,人随着太阳转,太阳在东边,他们就面向东;太阳在西边,他们就面向西。这些老人,平日里也不会很忙,农忙的时候,会帮家里看看场院,守守门户,喂喂鸡,哄哄小孩。在村庄里,到了年底,大家似乎就都无事,聚在村庄的街头,成了乡村一道温暖的风景。

进入年底,老牛也需要休息。冬天牛圈里寒冷,乡人就会把牛牵到向阳处,让牛晒晒太阳。一

条缰绳,一根铁钎,再放上一筐草料,牛就晒在太阳里了。晒在太阳下的牛,低着头吃草,饱了,就懒洋洋地躺在那儿反刍,像那些深明世事的哲人,在咀嚼精神的美餐。这个时候,干草的味道,牛的气息,就在冬日的寒冷中流溢着。

院子里,年老的女人,多是聚在一起闲聊,聊着那些往昔的轶事,消磨着冬日的闲时光。

年底里的村庄,也并不总是那样寂静,总有一些东西会把寂静打破,比如那些鸟儿。晨晓或者傍晚,麻雀还是那样聒噪,它们总是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,像是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语,议论不完的事情,唯恐有人剥夺了它们说话的权利。

你会看见喜鹊,总在村头,翘上枝头,叫上几声,然后愣愣地站着,作沉思状,它们喜欢与人保持一定的距离。喜鹊是使人喜欢的,远远地听到喜鹊叫了,乡人心里就高兴,好像有喜事要来临了。

我远远地看着村庄,端详着这宁静的村庄,就已经感觉到满心的幸福与美好了。

# 冬游大纵湖

□ 郭玉霞

冬日来到大纵湖,入住向往已久的园林式酒店休闲度假。

房间在二楼。推开窗,微风拂面,一眼望去:亭台楼阁曲径回廊,青砖黛瓦错落有致,假山飞瀑树木葱茏,木质曲桥古朴古韵,流水潺潺鱼儿嬉戏……

匆忙下楼,全身心融入此情此景中。孩童们在桥上雀跃,他们扶着栏杆低头看鱼儿,喜悦着、惊呼着。一阵清脆的鸟鸣声从空中传来,他们急忙抬头寻鸟,然后又一会儿跑入假山,一会儿藏在树荫后。

园子西南角有个“逸亭”,夕阳温情地透过来,两位老者正在下棋;一个冥思苦想,一个从容不语。亭子两侧的柱子上写着“闻多素心人,乐与数晨夕”,取自陶渊明的《移居二首》。庭院以南两个花形门头上,一曰“赋梅”,一曰“听竹”。从婆娑的竹影下穿过,前面是“花间堂”,两侧楹联“静对图书寻乐趣,闲看花鸟会天机”。

翌日清晨,不敢贪睡,悄悄出门。两只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上对唱呢喃,我静静地坐在曲桥上观鱼,数条聚拢过来,掀起道道涟漪。无风,再细看,水边有石、有芦苇、有花草,嗅到树木散发出的清香。一股清泉从山石处飞泻而下,石顶有松。庭院有铁树、芭蕉、黄杨树等,一切都欣欣然。

来到板桥书院。你看,那不是板桥先生吗?当年“扬州八怪”之一板桥桥远离朝堂,在东晋城内创立耕读书院,教书育人,隐居三年。他右手捧书,左手抚摸着男娃的头,正铿锵有力地教娃娃们读书,娃娃们有的跟读,有的边读边沉思。此刻,栩栩如生的铜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

青石板路,石拱桥,古式的酒肆、店铺还在“沉睡”,在这宁静的清晨准备迎接白天的热闹和夜晚的喧嚣。

拾级而上,站在拱桥中央,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倒映在湖中,形成半圆,煞是好看。此时船儿安静地泊在岸边。昨晚华灯初上时,船头对对新人

红衣红妆笑意盈盈地将喜糖抛给岸上的游客;还有一船夜色中的游客,在品茶吟诗,好不惬意。

我继续徜徉在古色古香的街头,路过“爆米花”的童年,握住“石磨”的时代,坐下与古人“对弈”……

走在“石梁街”上。“石梁街”得名于万云鹏。据《盐城县志》记载,明朝官员万云鹏,号石梁,以善断公正为民所爱,告老还乡后归隐大纵湖畔,悉心建园,闭门著书。

主河道石梁河贯穿九岛,二十四座桥将九座岛屿婉曲相连。生长于河湖之中形态各异的岛屿,形成了独具特色的“岛式”古城。连接岛屿的为形态各异的桥梁,既有壮观的三孔拱桥,也有简洁的石板桥和斜桥,还有精致的廊桥,让人领略水乡岛城的独有魅力。

在这没完全醒来的古街小巷中,我沉醉在这水乡曲桥上,抚今追昔,与古人对话,更能忠实于内心。

